

阅读大家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5月23日上午在山东大众报业集团的演讲——

# 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中国文化

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了优越感的国家，是个既吸收各个方面的外来影响，又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化优势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中国过去就不知道，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和中国一样的很多其他国家。我们只知道中国是最伟大的。所以当英国想打开满清政府的大门，想和中国通商的时候，中国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和你通商，我们这里什么都有，我们一应俱全，用不着和你们通商。

可是近2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空前危局。中国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我们一遇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强大的，机械化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商业力量、商业竞争，和我们中国一直得益于自己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我称它为古道热肠，就是我们相信的中国最好的时期是越古越好，碰撞上了，就出现了大变局。全乱了。

这里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不要认为文化是都已经兑现了的东西，文化包含着人的一种追求，一种理想，这种追求和理想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地兑现，尤其是在你的有生之年兑现。

比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非常好。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他们都做得到吗？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伸过去？没有哪个西方人，你打他的左脸，他会把右脸伸过来。这是不可能的嘛！是不是？见到别人不信基督教，就是说迷途的羔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实现不了的。爱敌人，实现得了吗？是不是？美国人实现了爱敌人吗？当年那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更没有实现。

所以文化里头它包含着许多你所向往的，但不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东西。

中国的文化，时间太长了，几千年，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向往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你的言说、你的理论、你的语录和你的行为之间的距离。譬如说我们看《红楼梦》，它没有受西方思潮影响，既没有受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的影响，也没有受阶级斗争、革命、暴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论的影响，可《红楼梦》里的主人公并没有把仁义道德搞得很好啊，反而很差、很恶心。尤其是《红楼梦》里的男人，只有贾政——贾宝玉他爹相信这个。贾琏相信吗？贾珍相信吗？贾敬也不相信，贾敬他炼丹去了，炼完丹，吃到肚子里面都是结石，吃了一肚子结石，最后死了肚皮都是硬的。

所以这是一方面的矛盾。尤其到了清朝，除了刚才说的追求与现实，言论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以外呢，更可怕的矛盾出现了，就是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产业革命带来的文化，科学技术带来的文化，商业文明，商业竞争。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套争出来的文化，不是让出来的文化。我们的固有文化提倡的就是让，谦让君子。

异质的文化太厉害了呀。

文化焦虑

香港回归的时候，谢晋先生执导了一部电影叫《鸦片战争》。这部电影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其实，影片中，谢晋有很深刻的思考。里面有一些令人非常痛心的画面。英国议会进行辩论，要不要对中国出兵，只差一票通过，在这些议员发言的时候，有一个议员拿着一个挺大的瓷器，说你们看见了没，这就是中国，然后往地上“啪”的一摔——不堪一击。

还有一个场面，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皇帝撤了林则徐的职，然后派了他的弟弟，一个亲王，到这里主持求和。请英国军舰的舰长司令上来参观，好吃好喝好待遇，然后参观他们的炮台。这英国司令看了以后说这就是你们的炮台吗？说是。这就是你们的海防吗？回答说。然后这英国人说，对不起，告诉你们，你们这全是垃圾。这样一种心情呀，太可怕了呀。

《鸦片战争》那个电影结尾的时候，是道光皇帝带着他的儿子、女儿、孙子、曾孙，一大堆，其中还有那一岁的，在天上爬的，在大清的祖宗牌位前哭成一团——说对不起祖宗。

这个整个的我称之为一种文化焦虑。就是我们由文化的优越一下子堕入到文化焦虑的深渊。

挫折、焦虑、失败、救亡变成了文化的主题，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仍然有一些老爷子，说我们的文化很好啊，很精致啊，我们的汉字很美啊，我们的瓷器烧得好啊，我们是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啊。西方那些国家连什么叫孝都不知道，他们是一群禽兽啊，他们是畜类啊，是畜生啊。

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调子，被认为是昏聩、腐朽。那个阶段，延续到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古书，还在那里摇头摆尾于文言文，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

晚清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是忧虑自己的传统文化难以应对陌生的异己的世界，突然暴露出千疮百孔，是气数将尽；一方面是怕挟着军舰大炮的强势的西洋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战胜与吃掉。各种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充满悲愤、激动人心、争执不休。这样的紧张性，使人进退都不好掌握。学西方(包括苏俄)学多了，怕是丢了祖宗；学少了，怕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承传统，多了，怕是复古封建；少了，怕是丢了民族特色。



■ 参考阅读

《守住中国人的底线》  
王蒙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与庄共舞》  
王蒙 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

《中国天机》  
王蒙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化激进主义

在这种文化焦虑当中呢，我又引出第三个范畴来，叫文化激进主义——一种强度的文化焦虑必然会推进选择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为之毒药，视为之垃圾。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够激烈的了，在猛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一个赛一个，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批判传统文化的。当然后来都有变化。胡适等一些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跟欧美特别是美国一比较，便知道我们的中国事不如人，只能误国误民。吴稚晖，国民党的元老，提出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鲁迅答记者问，给青年推荐什么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他有一个解释：“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人是提倡静的。

更激烈的还有钱玄同，说什么“人过四十，一律枪毙”呀，“废除中文”呀。“废除中文”的提法，一直坚持到解放以后。那不是开玩笑的人，那不是“愤青”，那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的名言就是，我们中国一定要让汉字加封建专制主义被民主加拉丁化拼音文字所取代。当然，这个观点已经被否定了，汉字不可能被废除，而且完全可以和现代化接轨。

这些方面都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那就是不但要否定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东西，而且还要否定西方已有的基督教文明已有一大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阶级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史前社会。只有消灭了阶级以后，人类的文明社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为止，人类文明尚未开始，因为它有阶级，它有私有财产，这也是很激烈的。在“文革”中，我们常常朗诵、背诵、引用马恩的语录，就是要和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所有制的形式决裂，要和迄今为止的人类的一切文明观念形态决裂，那时候常讲的就是“两个决裂”——这也是激进。

文化激进主义还有一个很表面、很通俗的象征，就是全盘西化。胡适就是全盘美化的代表。他不遗余力地，非常真诚地介绍美国怎么好，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他甚至一直在幻想去说服蒋介石，让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这一套政治观念。

我认为中国的全盘西化还有一个代表，不太西，但是比中国靠西，就是全盘苏化，完全俄化，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王明就是要按苏联的那一套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激进主义有时候并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派别，但是在文化上采取特别激烈的态度，而且这些人很容易被喝斥。鲁迅先生有一个观点，说中国人历史太久了，惰性太深了，讲什么都没有用了。“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主席的说法就是矫枉必须过正。本来孔子的

但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也是中国文化呀，流氓文化呀，贫民文化呀，游民文化呀，也不能说它没有啊，这不算中国的，算外国的？《水浒传》里面的文化就和《论语》里面的文化不一致啊，它上哪里一致去啊？所以中国文化有很强的丰富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是中国文化。但是《三国演义》里没完没了的抓着降将就说：“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事”，就是可以双向选择，你一样可以选择你的老板。

最主要的是，中国文化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你从最古老的《易经》上看，它就给你来一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不得了呀，这就是中国文化能够和现代性能够衔接的阳光大道。《大学》上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还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鼓吹改革的呀，中国人脑筋不死。

所以中国的文化是可以往现代性上走的，虽然现代性本身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我另说。

中国经历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古老，看到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因为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变样，被称之为本土化。

1998年，我被美国康州的一个大学请过去采了一个学期。那个时候我就谈过这么一个观点，我说所有的外来影响到了中国它就要发生变化。譬如可口可乐，以大陆为例，改革开放以后，可口可乐来了，一开始不成功。何以见得不得成功呢？在北京，可口可乐刚来的头一年，出现了喝一杯可口可乐赠送一个什么杯子或给一个盘子的这种优待措施，可见它卖不出去，它滞销。现在呢，喝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到了中国它会变样。当时我说这话并不知道情况，我在那里说完，回到北京，立刻就发现，北京人已经把可口可乐当成了解表的中药。小感冒，可口可乐煮姜丝，餐馆都可以提供。因为它有一点咖啡因，喝了精神会好一点。原来鼻涕鼻涕的，喝完这个也觉得舒服一点。还有更伟大的发明，台湾的三杯鸡。三杯鸡是什么呢？一杯可口可乐，一杯干红(把法国也消化进去了)再来一杯酱油。就这三样煮鸡，煮出来味道不错。

它到了中国是变的。只有无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没完没了的抠那些字眼儿。

文化自信

前边都是谈历史，对历史的回顾。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和过去相比，已经抬得起头来了，挺得起胸来了。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对自己的前途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你如果连对自己的前途都没有自信你还什么文化自信呀？

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就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秀方面的自信，就包含了我们对自已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已文化的这种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

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提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呀，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能够和世界打交道，是能够既保持自己的种种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的有益影响的一种文化。

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很多东西一开始是不可思议的，想一想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文化现象、文化产品、文化观念，和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四十年以前相比，我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开拓和进展。

有些很小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当初这都不得了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李谷一唱了一个《乡恋》，用的气声，《人民日报》上都有权威写文章批判她，邓丽君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精神生活的空间确实是在不断地扩展，包括一些名词，我们放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里边的，那比过去不知道宽广多少。“以人为本”，过去也是不能讲的啊。五十年前你讲“以人为本”试试？弄不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所以我们接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接受完了以后呢，我们仍然是中国的文化。

文化定力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所以我谈文化，带有文人谈文化的特点。我还告诉各位，我有一个独特的体会，因为有一阵西方世界谈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中国对这个也很紧张，老怕被别人和平演变了。我最近怎么体会到我们中国也有能力给洋人和和平演变了呢。现在很多洋人到中国，你去他家的时候，他弄一大盘菜，两片面包就算是请你吃了午饭了。可是他要是到你家来，你要是给他这个，他是很公开地提出来，你们家吃饭怎么这么简单。搞关系、送礼、变相行贿、许愿，包括文化人，都已经送中国这个路子了。

影响互相的，所以我谈的文化定力是什么呢？我们面对外来的影响，我们要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冷静，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

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文通古今。他有一句名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

中学和西学，道就是原理，术就是方法。不管是中学还是西学，它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可以完全断裂的。那么南海和北海，东西南北各个地方，全世界的心理也是有它的一致性、共同性的。

所以，第一就是要能够选择、调整和本性地对待。第二呢，就是要追求在今天的文化生活中一定的平衡，这个非常重要。现在的文化生活，我们的精神空间都空前地扩大了。可是这个扩大当中呢，需要有一定的平衡。有些休闲型、娱乐性、搞笑性的节目是可以有的。赵本山的节目我也看，小沈阳的节目我也看。潘长江，虽然形象上遗憾一点，但是他演得好我也可以看。当然很庄严、很郑重、很主流的我我觉得也很好，也可以看。

问题是我们要保持一种平衡，我们不能全部都是搞笑的节目。我们不能全是通俗的只追求收视率或者是发行数，不能全是这种东西。我们要有大众的、通俗的节目。什么达人秀，这样的节目也很好，我也很喜欢看。但是你要有一些高端的节目，一些高端的产品，你要有一些高端的文化的从业人士，要有文艺的大家。否则，就会出问题。有一个玩笑话说，中国自古就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这一段，咱们什么最发达呢？后来有人就说，手机段子。这你对后世就不好交代啊。现在，很多来自微博上的各种警句，一下子会点击超过三百万，比你的书发行量大多了！但是这是文化的高端精品吗？我现在常常感到糊涂，因为我的心目中，什么是作家？李白是作家，屈原是作家，曹雪芹是作家，你一辈子写一百万条微博，又该怎么看呢？其实，能够代表人类智慧的高端精神产品毕竟还是太少了。苏联作家爱伦堡说，在文学上，“数量”的意义非常小，一个托尔斯泰，比一千个平庸的小说家还重要。所以我们要通过引导，专业化的、有公信力的评论，通过我们的奖励、奖评制度，让文化生活能够达到平衡。

我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多次写过文章，有的地方好像还被当格言一样的录下来，我就是说，通俗无罪，通俗不可怕，但是如果只剩下了通俗，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需要有高端，需要有引领。同样，我们大量的吸收外国的东西也无罪，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弘扬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东西。关键就在这里。

大家现在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在许多报纸上，我都写过文章。我说咱们现在汉语的水平在降低，已经没办法了。把简体字还原成繁体字以后，废话百出。“王后”，就是现在这个“王后”，他干脆还原成繁体字双立人那个“後”，就是后边的“后”了，国王后边。用错了字就是一塌糊涂。

这话说远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非常赞成加强汉语学习。但是现在有人一提加强汉语学习就认为是学英语造成的，这个观点我非常反对。哦，学英语学好，汉语就不行啦。我们提一提英语好的人吧，哪一个汉语差？胡适、林语堂、钱钟书、季羨林、谢冰心、金克木、辜鸿铭，哪一个汉语差？连中文都不好，在家里和老婆孩子说话都说不好，怎么学英语呢？不可能的啊。

现在的作家里头有几个是英语好的？过去哪个作家英语不好？或者别的外语，鲁迅不是搞英语，他是日语啊，巴金，法语、英语、世界语。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些文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谓定力就是我们要看得很全面。不要轻易制造什么问题。

第三呢，就是要加强我们的文化整合能力。在中国今天最需要的就是文化整合，因为几千年来我们吸收的东西太多了。孔孟之道，对我们当然是有意义的啊。孔子讲做人，讲修身，讲待人接物，有的时候讲得太漂亮了，现在谁也没他讲得好的，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需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也丢了，我们还怎么往下混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底下越讲越多。

我是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人，南皮县最有名的名人是张之洞，张之洞临上任之前呢，他请他的老师，姓鹿。老师送他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学问深了：“启沃于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启沃君心”就是你要对上，“启”就是“启发”，要启发皇上，他这话也够厉害的。“沃”就是“丰富”，丰富皇上，皇上不可能什么事都知道。“恪守臣节”，你启发了你，你按你的规矩办事，你是臣子，不要替皇上办事，替皇上办事你要倒霉，只能把国家弄乱，要“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你要推行改革开放。然后“不悖旧章”，太不行了这个人，但是能够不违反原来的老规矩吗？都要违反，否则你给自己的阻力太大。这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整合性，他把新旧整合到一块。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种整合能力，我们随时就会发生文化冲突。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延安作风的、井冈山传统的、什么先进的西方的管理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够简单地否定。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汲取、选择的能力，消化、本土化的能力，平衡、引领的能力和充分地加以整合的能力，我们在文化上就能够充满自信，就能有更大的定力。

(逢春阶 杨嘉昕 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有删节)